

田
雪
著

红尘轶事



红尘轶事

田 雪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1988、元、南宁

红 尘 轶 事

田 雪 著

☆

广 西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 西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广 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9.25印张 插页2 200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3,180册

ISBN 7—219—00869—4/I·241

定价：3.00元

题 记

这原本不是小说

这是一个迷离混沌，阴阳模糊的地方。

景物飞速旋转：亭台楼阁，殿宇飞金；车水马龙，闹市鼎沸；高山流水，古木参天……

爬上一座千枝竞秀，万石峥嵘的高山，越过一片藤萝掩映，浓阴覆盖的老林，他来到一片既非人间又非天堂的地方。怀着惊奇的心境正欲前闯，却见一道铜墙铁壁隔断去路。抬头望：千仞铁壁之上有“人生胜境”四个金字；注目瞧，金字两旁隐隐约约显露出一副长联。其文曰：

泥胎圣神伴青殿但求夺佛香一炉

肉体凡人守红尘原为争名利二字

他不明白是秘授玄机，还是鞭撻世俗？但是，他害怕越过这道高墙，去看那人生胜境，回转身拔腿便逃！谁知行止哪受意识指挥，竟跌了一跤！带着几分气恼，爬起来一看，原来踢出一本铁皮书！这书封面没有任何字。信手一翻，里面却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。字里行间并不讲求什么立意、选材、布局之类的技法，然而真实地记录了太平镇官宦缙绅的闲情逸事。仔细品尝，颇有那么点劝世警心的味道。醒来口碑相传，笔者不妨顺手牵羊，拿来凑合一篇文章，且望诸君权作小说消遣吧。

第1章

一石激起千层浪

谁也不会想到广袤的世界上存在着这个小镇。然而，这个名号太平的小镇，却在一遍又一遍演示着尔虞我诈的历史！

太平镇依山傍水，地居水陆要津。房屋毗连，街巷交错。全镇住户虽然只四百多家，但字号鳞次，商旅如云；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。镇子四周山青水秀，绿竹接天，连碧成云，堪称桃园现世。此镇随地形分上下两半场，中间以一道十八级石阶为界，俗名“乌龟坎”。这种地形分野，也成了豪绅的势力分野。上半场是姓严的巨富控制，下半场由姓曾的豪绅统属，算得上地灵人杰！曾严二家渊源流长，根基非浅，全镇十八个保，百零八甲的芸芸众生，不是曾严两姓的佃客，就是这两姓势力的附庸。严家慈善府是太平镇的世袭缙绅，无论田产家资，无论帮派势力，原先都首屈一指。殊不知自从文德府崛起，只用了短暂的五六十年，一跃而压定了慈善府。两家明里世代宗谊，三辈姻亲；暗中却各怀鬼胎，明争暗斗，搅得好端端的太平镇永无太平！

时值民国辛未年间，文德府传给了曾孙曾希哲；慈善府传给了玄孙严敬之，两家的争夺更是越演越烈，已到水火难容的地步。

曾希哲自幼饱读诗书，温文尔雅，处世练达，曾在军阀

刘湘手下混过三年武职。凭着他心术灵活，而且出任过一任团座，论他浑身解数，他绝对可以飞黄腾达，扶摇青云，谁知在官场角逐中他竟失了利！他情知自己阅历浅肤，敌不过对手，就以“双亲归天”为由，上了个辞呈，体体面面地锦衣还乡。

曾希哲壮志凌云，锐意进取，官绅敬仰。他解甲归田，万事遂心，唯有膝下无子常使他耿耿于怀，暗自嗟叹。年轻时节无子嗣，他并不介意，无奈到了不惑之年，已是妻妾三个，却仍是泥牛入海，杳无消息，这才使他暗暗叫苦。曾府失嗣，引起过各式各样的议论，有说他祖坟埋了绝穴的，有说他宅基压断龙脉的，也有说他该老来得子的，只有严敬之仗着自己有两个儿子，幸灾乐祸地打着哈哈说：“别看姓曾的出了四辈能人，到头来落得个后继无人。也是天意如此，合该断子绝孙！”

严敬之是政敌，说的话未免尖酸刻薄了些，但明晰孔孟的曾希哲其实也晓得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济世箴言。文德府在太平镇与慈善府平分秋色，富甲乡里。难道曾家的显赫地位就在他百年之后烟消云散？难道偌大份家业在他百年之后也旁落他人？面对满城的风风雨雨，曾希哲尽管城府高深，素有“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”的涵养。但也免不了寝食不安，坐卧不宁，脸红心跳。他把三个婆娘叫到卧室，痛心疾首训斥说：“你三个莫非是帚扫星转劫的？我喂个猫儿图下个崽，喂个鸡也要落颗蛋。你们是吃饱睡足，至今连个屁也不放一个！”

大堂客和二堂客见当家的动了感情，肚子里一腔怨恼又有口难言。唯有三姨太仗着深得丈夫娇宠，不服气地还嘴说：“怨天怨地就不怨你自己。你当兵吃粮那时节，宿花问柳，

咋个不怨自己？我姊妹三个难道都断了儿肠？要问就问自己去！”

一句话泻了曾希哲的肝火，他“噌”一声坐在床边，勾了脑壳无言对答。三姨太可是话丑理端，不会怪怪别人，会怪怪自己，哪有三房妻妾一齐出毛病的道理。是怕得扪心问问自己哩。倒是太太结发夫妻，情深义重，她干咳一声，委婉劝慰道：“老爷生这闷愁做啥子，愁病了身子咋个得了嘛！抱个干儿子进门吧，免得三天两头牵肠挂肚，受人奚落。”

曾希哲此时心软口硬，冷冰冰地回答道：“俗话说得好，儿要亲生，地要深耕。象文德公这样的门第，若非亲生骨肉，不单招惹闲言碎语，而且如今人心不古，只怕也靠不住。这份家业来之不易，岂能轻易交给野……”

太太们见老爷说得这般执著，个个唉声叹气。二姨太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要想亲生的也得慢慢设法，自古有‘养女招弟’的口头禅，先抱个细妹崽养着，说不定就真带来个儿子哩。”

曾希哲虽然不置可否，但承认现在只得如此了，或许遇个侥幸也是不一定的。于是，他立即暗地叫太太在裤裆里塞了个枕头，让合府家人渐渐传出太太有“喜”的话。临到“胎足月满”，悄悄到远离太平镇的平滩偷偷买了个女婴，神不知鬼不晓地抱回文德府。然后大张旗鼓地庆贺太太“首次开怀养下千金”。此事机密得几乎瞒过了合府男工女仆，消息传扬出去，简直如观音现世，玉女临凡，呼隆隆轰动了整个太平镇！

轮到“三朝”那天，曾府办了几十座华宴，一时高朋满座，府庭生辉。曾希哲当众给那千金取名宝蕊。殊不知宝蕊

如今长到十岁，仍不见带来什么宝贝儿子。曾希哲的心病又一天天沉重起来。那回，他吩咐三房堂客去城隍庙找高铁仙算命，铁仙算过太太们的生庚八字，肯定说曾老爷命中有贵子，只因缺个福大命大的玉女去带胎。三房太太回府七嘴八舌一说，曾希哲自然一喜一忧。喜的是命中有子，文德府后继有人；忧的是这带胎的玉女在何处？他不甘服输，极力想把那梦寐以求的子嗣变为活生生的现实。

为找那给曾氏门宗带胎的“玉女”，曾希哲悄悄叮咛过得力心腹多方暗中打听。谁知一晃三四个月，结果什么眉目也没打探出来，急得曾老爷茶不思饭不想，整天价象失了魂儿。可是，正当他灰心失意，无计可施之际，这个玉女猝然来到他面前。

连天暴雨大概已精疲力竭，终于匆匆停歇了。雨过云散，骄阳似火，好一个炎夏晴天！尽管如此，铺天盖地的洪峰却继续拔节上窜，灾难和恐怖在这片川东丘陵上依然有增无已。就在这乍雨初晴的时候，曾希哲惦着他的几千石租谷，坐着滑竿，在两支盒子炮护卫下，由县城回到了太平镇的文德公寓。

一声“老爷回寓”的呼喝传进深宅大院，合府男工女仆都回避了。身高马大的二姨太和姿态娉婷的三姨太都双双奔出二门恭迎丈夫。二姨太见老爷满面春风，上前两步本想问候，但未及启唇，曾希哲对她一挥手：“不劳侍候。”

二姨太自知红颜已去，勾起脑壳孤零零回了自己卧室。

三姨太得意地笑容可掬，故意冲二姨太背影嗲声嗲气地问：“老爷到哪个屋安歇呐？”

曾希哲没搭言，而是掏出白绸帕儿，习惯地擦擦嘴脸，径直朝三姨太房间走去。三姨太乐得把隆起的乳房挺到惹眼

的程度，特意卖弄风骚似的迈着急台上花旦那种碎步，一摇三晃地跟在他身后进了屋。

曾希哲具有典型的中国绅士派头，素来温文尔雅，举止庄重。但是今天他一反常态，脸上的笑容涟漪似的一圈又一圈地荡漾着，好象吸了满肚子笑气。临到他在凉椅上坐下来，面孔腾起一堆笑，对三姨太嘻嘻哈哈地说道：“你猜，我今天给你带了个啥好东西来？”

三姨太见丈夫笑逐颜开，自然也陪个笑眉笑眼，在丈夫旁边坐下：“还用猜！不是稀奇的吃物，就是稀奇的穿戴。我要的金膀圈是不是取回来了？”

曾希哲一咧口，笑随着脸的轮廓荡开去。一瞬间，笑把脸都染成猪肝色，却一个劲摇头，喃喃说道：“不是不是，量你心眼狭小，猜不着！”

三姨太听丈夫说自己心眼狭小，嘟起了点着口红的嘴唇，撒娇地倚在丈夫怀里，脸儿对脸儿嘟囔道：“到底是啥吵？”

“宝贝！”

“珍珠？玛瑙？”

“人！”

“你哄人，你哄人。”三姨太撒娇地用拳头捶着丈夫的胸膛：“再逗，我不依！”

“真是人！”

波澜壮阔的涛声，单调而有节奏的滑竿吱嘎声……

这里三江合流，洪峰象脱疆的野马，喧嚣着，奔腾着，席卷着卧龙河两岸的庄稼横冲直闯。波峰浪谷之间，上游飘来的房料、牲畜、箱柜、乃至死人的尸体随波逐流，时沉时

浮。曾希哲不忍目睹这幅惨景。他刚闭目养神，一阵高亢的婴孩哭声传入耳鼓。扭头一看，见岸边礁石上坐着一个搂抱着一个小孩的青年汉子，哭声正从那里传出。灵机被那哭声所触动，他立即命轿夫停住轿，走上前一看，那青年汉子却是严敬之治下的刘老么，怀中那孩子是个女孩。

“老么，这妹崽娃……”

“回老爷的话，她抓着一根房梁，怪可怜的，刚救上来。”

曾希哲神经一颤，两眼放出异彩，俗话说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，这不正应了福大命大吗？他连忙脱下青缎马褂，扔给刘老么：“快包上，冷水一激，再经风，防顾病。想来你这人心地好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”

刘老么目愣愣望着曾希哲，似乎不敢动用龙头老爷这件马褂：“这……我用身子暖着她哩。”

“包上！”声音既威严又随便。曾老爷素来爱民如子，趋步上前七手八脚，帮着刘老么撩起马褂包裹那幼女。他眼睛端的锐敏，一眼就看见那幼女腰上有三颗指头大的朱砂痣。这三颗特殊的痣拨动了曾老爷的心弦：啊？奇女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不正是焦思苦虑、梦魂萦绕的“玉女”么？他满脸堆笑，忧天怜人地对老么说道：“唉，方今天灾人祸，青黄不接，你家也有娃儿，再添一张嘴，拿啥给她吃？拿啥给她穿？”

此言如枪弹击中刘老么的心病！他望着滚滚滔滔的河水，神色忧悒地说：“有啥子法，这是条命啊。”

“小五，给刘家小哥十块响元！”曾希哲慷慨地向随从发出了一道命令。然后转脸对刘老么盛情殷殷地说：“你有救人心，我有怜人之意，钱拿去度荒，这妹娃崽交给我带

回府，我当个姑娘抚养。”

“老爷大恩大德，菩萨心肠……”

三姨太听了这段缘由，急得跳了起来，一双蛇眼犀利地盯着丈夫：“抱个水打棒回来做啥子！养个宝蕊花销了多少银钱？到头屁也不顶！如今又抱个野的，还嫌文德府家产没人败？”

曾希哲乐哈哈一笑：“妇道人家真是头发长，见识短。不图个传宗接代的儿子，我还续你们两偏房？有啥法，你当我爱养水打棒吗？这也是没奈何呀。”

“若还带不来呢？”

“看来还得托媒添四房哩。”

“再添三房只怕也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哩。谁叫你年轻当官那时节……”

曾希哲怕小妾说出有伤大雅的话，目光在那粉团似的脸蛋上狠狠一瞪，咽了涌上来的一句话。叹息一声，一屁股墩儿瘫在床上，嗫嚅道：“这不顺心，那不遂意，带个招胎的玉女来，你又尽胡搅蛮缠，全无大户人家的规矩。”

三姨太见丈夫动了气，生怕失宠，撅起涂了层厚厚口红的嘴唇，唧哝道：“我啥时候没听你的话，哪回事没依你？”

曾希哲见三姨太软了口，苦心孤诣地说：“将来三房一人领一个，免得牙齿挂裤裆，看哪房争气先开怀。”

三姨太低头不语。

他睨视她一眼，一挺胸脯，向房外乐滋滋喊道：“抱进来！”

一个老妈子抱着难女应声走进屋，口里一迭连声：“恭喜老爷，恭喜少奶奶，老爷积善感天，菩萨把大福大贵的金枝玉叶降到府上啦，你看这脸儿，又白净又嫩苔，这腰肢，

好一个不用带子束的水蛇腰，再看这眉毛，眼睛……”

三姨太怒容满面，青杏似的眼睛逼视着老妈子，尖声尖气地喊：“眼睛长在狗头上，尽在老爷面前讨赏卖乖！”

老妈子不明白三姨太何故生气，怔忡地望着她言不由衷道：“少奶奶不是要招胎么，这娃娃……”

三姨太劈手一巴掌打在老妈子脸上：“老混婆！还要谁去招，姑奶奶已经有啦！”

“啊？”老妈子捂脸凸着眼珠儿定了神。

三姨太自知失言，脸上红一阵又白一阵，白一阵又红一阵，差点没把舌头咬断。她翻着眼珠不时偷瞟着曾希哲，注意着丈夫脸上的细微的变化，后悔吐露了隐秘。

曾希哲真被惊住啦，怔忡半晌，只觉得蹊跷。他不便当第三者盘诘爱妾，于是用手势给老妈子发了个出去的命令。老妈子自讨没趣地将难女放在凉板上，诚惶诚恐地退出了房间。曾希哲把目光从老妈子的背影上收回来，盯着三姨太绯红的脸，似惊喜，似怀疑地一迭连声追问：“你说啥？啥有了？啥时候有的？”

三姨太脸红到脖子，忸忸怩怩地撇过脸，吞吞吐吐道：“哎，你，你只要……只要你莫生、莫生疑心……”

喜从天降——简直喜从天降！曾希哲一把搂住三姨太，象现在的男女青年跳交谊舞：“唉，你咋不早说，我为这把心都急碎了哩。”

三姨太长长地吁了一口大气，杏眼忽悠忽悠几眨，回嗔作喜道：“这妹崽老爷买都买回来了，留下吧，不买小姐还买丫环吵。”

曾希哲高兴得差点没癫狂，热心热肠把凉板上的难女一处一处指给三姨太看：“看这模样，眉清目秀；看这身材，

五官端正；又九死一生，大难不死；你瞧这腰上的朱砂痣。只怕两三岁了吧，这命心辨多黑。玉女临凡，金童哪会不来嘛。”

三姨太不屑一顾地连连撇嘴唇，抢过话头：“哼！玉女能应在她身上？不嫌牙长！”

曾希哲虽然心里不甚痛快，但一想到她已有了喜，文德公寓子嗣有了希望，也不便斥责她，当下指着她隆起的肚腹玩笑道：“当然应在这儿啰，哈哈……”

三姨太低下头去，是羞怯？是羞耻？连曾老爷也判断不明白。三姨太琢磨一阵，突然扯起尖嗓子向门外喊道：“王妈，快抱这女子去换穿的，一个女儿家，精光溜溜的多不雅相嘛。”

老妈子怯生生走进来，不声不响抱起幼女，一语不发就往外走。曾希哲冲王妈背影吩咐道：“弄点好菜，提壶老酒来，我要跟少奶奶饮杯喜庆酒。”

老妈子抱走难女不多会儿，几个穿着大绸衣裤的丫头端着四器八碟、提着细腰银壶进屋在八仙桌上摆下。

“噫，这十年，我是十年忧愁哪。今天我心上喜欢，双喜临门！你若生下是男，我曾氏门宗不枉烧长香。来，双饮三杯！”

两人你斟我酌，传杯递盏，正饮得酣畅淋漓，太太满脸怒气冲冲一头闯进屋，那三寸金莲粽子脚把她送到八仙桌旁。曾希哲碍着原配夫人的脸，立即把手中的酒杯送到太太嘴边，逢场作戏道：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喝一盅。”

太太没理识丈夫的殷勤，左手伸出嫩笋般的食指，指着三姨太的鼻尖，破口大骂道：“小娼妇！还有脸儿哄老爷喝黄汤呢，你干得好勾当！”

“成何体统！”三妻四妾常闹争风吃醋，不过是人之常情而已。曾老太爷只当原配夫人怨恼他偏爱小房，那气不打一处来，夸哒一声摔了象牙筷，鼓起菩提仁似的眼珠儿，拉长脸儿严厉喝道，“我叫她陪两盅，是伤了你的肝还是伤了你的肺？你如此受不得！”

太太手心攥着三姨太的短儿，岂肯示弱？她朝凉板上一坐，抱起双手，干脆来个决不善罢甘休的气势，七个三八个四的抖落开啦：“老爷还给这小蹄子遮盖呀？你何曾想到，这小娼妇勾引野老公，不嫌臊了你的脸儿么？曾家世代书香门第，如今全被这贱人糟蹋的一干二净，这全不是个东西！你还蒙在鼓里度春秋呢。”

三姨太见太太刀刀见血，毫无顾忌地揭开了她的隐私，此时也顾不得场合与尊卑了。噌噌噌窜到凉板前，一把拧住太太的胸襟，唾沫四溅地哭喊道：“捉贼捉赃，拿奸拿双。当老爷的面在这儿说清白，我偷野老公姓甚名谁？说来！”

太太冷冷笑道：“你问胡三那狗日的去！”

胡三乃膳房的大采买。主妇偷下人，此事确实不太观瞻。曾希哲恍然明白了三姨太“有了”的原委，心中火气乱迸，如不想到自己失嗣，非亮出他那套精绝的八卦掌，一拳一脚将三姨太打死不可。他威严地跨到二位夫人面前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住手！家丑不可外扬！”然后叠起二指朝原配夫人一指：“你先说！”

太太如实说道：“小贱人跟胡三早有勾搭，只因抓不到把柄，我不敢说。这回老爷去县城赴庙会，胡三这龟儿子猫洞来，狗洞去，在她屋里厮混，那晚……”

曾希哲气急败坏：“可有凭证？”

太太理直气壮道：“胡三被我盘问，他全招了供！现关

在柴房里，老爷问去。”

曾希哲脸色铁青，二目喷火，恶狠狠逼视着三姨太！
“你有什么说？”

三姨太晓得纸再包不住火，顾不得粉装画眉，绛罗绸缎，骨碌碌跪在地上哭诉道：“老爷，你谅个情吧。我是黄花闺女来到府上的，贵为夫人，咋会跟那些乌七八糟的手下人胡混？你常归这屋睡，只因你无后，我才……”她跪在地上，呜呜咽咽哭得象泪人一般，看了也实在令人疼怜。

曾希哲火冲三焦，气盈七窍，叉开五指，响响亮亮一巴掌扇在如花似玉的香腮上，牙缝里挤出一串利箭匕首般的话：“水性杨花的贱人！我文德公寓的三尺女儿身，谁不是贞妇烈女，你干出这等伤风败俗的事来，实在难容你这狗命！”越说越急，不由又举起这铁杵般的拳头。

三姨太吓得浑身筛糠似的颤栗着。她双手捂着印有五根指印的脸颊，哀切地哭诉道：“我受这罪所为何来呀？还不是为曾氏门宗不绝香火，才逼上我走这路吗？谁叫老爷不带来亲生骨肉？老爷纵然结果了我，你百年之后又咋个向祖宗亡灵交待？你想吧，我闺门千金体，甘愿做这伤风败俗的勾当，是为我自己吗？肚子里现在反正有了孕，让我死了也干净。省得将来生个儿子是野种，还要遭千人骂，万人嫌哩。呜呜呜，老爷犯不着动手，拿个刀来我自己死！”

三姨太这段东扯葫芦西挖瓢的哭诉，奇迹般地首先触动了菩萨心肠的太太。她见三姨太泪珠滚滚，声音哀婉，花容月貌早是雨打残花，心自软了一半儿。转念一想：三姨太果真给曾家生下一男半女，那也是好事。这些年自己不争气，不要说在文德公寓平白无故低人一等，甚至回到娘家也遭人白眼。她总觉得自己欠下文德公寓一笔无法偿还的债。三姨

太果真开了怀，这不减轻自己一份罪过吗？想到此，她气消了，反而觉得不该来闹这一场，竟感到内疚！她见丈夫仍然怒不可遏，便回心转意上前两步跪下去，代三姨太求情道：

“老爷快息怒，身子骨要紧。怪我错了念头，想起来，千错万错都错在那该死的胡三身上！三姨娘身怀六甲，也许就算是曾家的骨血宗脉。胡三那狗东西究竟是猫洞来，狗洞去。即使怎样，也是托了老爷洪福……”

三姨太听太太发话替她开脱，登时来了神气。俨然如打了胜仗的将军，诌出什么胡三几次来讨便宜，都被她骂得狗血淋头，狼狈逃窜的神话来！又说况且这孕气是某月某日上的身，而某月某日曾希哲都在家。最后得出定论，肚子里的血气是曾家地地道道的血统。铁证如山，勿容置疑！

曾希哲脑瓜多灵光，这一阵他也想通了此事的荣辱、利弊，怎肯抓屎糊脸，把绿帽子往自己头上戴？他见二位太太口径一反前态，似乎也与自己的意见不谋而合，便大言不惭地借梯下楼道：“她那孕气是谁的，我自己清楚。此话不准再提！象文德公寓这样的门第，千万不能把话柄留给别人攥。这里说的话，一句不准传出去！晓得么？”

太太和三姨太都欢天喜地应了诺。

“刚才抱回来的娃娃崽归三房，依宝蕊的序儿，取名宝花！”曾老爷又恢复了当年做团座的派头，当场发号施令地宣布道：“至于胡三那龟儿子，另给他安置个去处！坚决不准再留文德府，免得招惹闲言碎语。”

宝花——那死里逃生的难女交了富贵运，名正言顺地做了曾家二小姐。

约莫半载光景，一道紫光瑞气，果然降临到文德公寓。三姨太胎满月足，临盆生下一男。

人世巧事常传奇，难怪……

曾希哲乍得贵子，那高兴劲儿，称心劲儿，得意劲儿自是难以付诸笔墨形容。文德府凭添恁般喜庆，合家欢喜得笑盈眉黛，欢上脸颊。单那“满月酒”就非同小可，阔绰非凡！三天功果，十本大戏，华宴从内庭直摆到街心，四吹四打闹了五天五夜，丝毫不比皇帝爷立皇储逊色！

曾希哲虽然曾浮起过“野种”的疑云，但一想到自己百年之后，偌大份家业有了指望，自然免不了理得心安，咽了那口酸楚。他把一切烦恼抛在脑后，姑且假戏真做，以假乱真，就算自己前世行善积德感动了神灵修来的吧。这么一想，心也安了，理也顺了，气也壮了。只要自己稳坐钓鱼台，谁敢戳是倒非？他把个儿子幺儿宝儿爱如命根心，视若掌上明珠。他盼望儿子长大比他强十分，成为名副其实的风云际里的龙虎人物，于是搜肠刮肚，引经据典，给儿子取了个象征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宝号：佐卿！

自此，三姨太身价陡涨，简直比当皇娘国太还煊赫！那宝花也成了有功之臣，跟着佐卿沾了一轮灵光。

文德府尤如秋藤结金瓜，凭添一个小少爷，被当成一桩特大新闻在太平场传开了。其实小民百姓只晓得交租交税，不交就脱不了手，哪管小少爷是纯种杂种呢。唯有严敬之听得消息，急得双脚直跳。来到乌龟坎站定，当人面就抽底火，什么曾希哲戴绿帽子啦，什么驴子配马下骡驹啦，什么那佐卿活眉活眼象胡三啦，反正嘴是两片皮，说方就方，说圆就圆，方圆都来得，说漏嘴也没人收所得税。最后向听众夸嘴道：“诸位称二两棉花纺（访）一纺（访），我严敬之就没生半个龟子龟孙！”

甬看严敬之这阵儿把龟子龟孙骂得这般刻毒，曾几何时，